

乡村麦事

○ 张全林

过了小满就是芒种，又到了麦子收获的季节。

记得父亲嘴边常挂着一句农谚：“麦耩黄泉豆遮身。”意思是说，种麦要深，种豆要浅。父亲有着传统农民的执着。在我刚上初中那一年，他不知道从哪儿学来一个耕种法子：深秋的土地翻耕之后，需要耙平，还要用脚再把土壤深踩一遍。于是，我们全家人便光着脚，在屋后的三亩半地上踩了成千上万个脚印。

麦子随着节气生长。谷雨前后，麦苗开始拔节，然后吐穗儿灌浆，这时候，最需要水和肥料的滋养。但并不是每个年头都风调雨顺，有一年遭遇长久的春旱，麦地里干得冒烟。村民们三五户自愿结成互助组，张罗着浇地。那些年，自从大大小小的沟渠干了之后，村子里便打了几十眼沙管井。两三个人合作，摇

着轱辘将潜水泵下到井底，接上水管，合上电闸，轰隆一声响，水便喷涌而出，流到各家的麦田里。麦田有垄，每浇一次便要通一次垄渠。光着脚、顶着日头铲土起垄，是最累腰的苦差事。我们常叫嚷着腰疼，母亲便说：“小孩儿没腰。”小孩儿没腰，那疼的是啥？

那时候，农村经常停电。停了电，也就没法浇地了，晚上是要看井的。看井？井会跑吗？井当然不会跑，看的是浇水的设备。父亲常年在外，家中就我一个男丁，看井的任务自然落在我头上。扛着麦秸秆编成的席子和简单的被褥，在满天星光下，我安起了“营”扎下了“寨”。夜深了，整个村子静了下来，近处偶尔有几声犬吠，夹杂着草虫的歌声，远处是邻村的点点灯火。微风习习，在麦浪上吹过。天地之间很近，满天星斗闪烁。我枕在周遭长满野草、开满野花的麦垄上，看流星划过，待弯月西坠，香甜一梦，不知东方之既白。

勤劳的人们在这麦地里熬着岁月，小心翼翼地守护着希望。几番浇水、施肥、锄草、打药，终于到了小满，麦穗由深绿变为黄绿，麦粒儿也饱满起来。“燎麦穗”是农家孩子最期盼的美食。我们小心地拔了麦穗，绑作小扫把状，回家放进灶膛，一阵噼啪之后，一股麦香袭来。焦黑的麦穗，放到簸箕里用手搓搓，吹去麦皮，剩下黑绿的麦粒儿，放在口中细细咀嚼，焦香满齿，这节令也便有了味道。

终于到了芒种。好像一个晌午，一场风过后，麦子便成熟了。到处是金灿灿的麦浪，干透了的麦子，风一吹便沙沙作响。

收麦子叫“抢麦”。这是跟节气抢，跟天气抢，跟飞着的鸟雀和蹦跳的蚂蚱抢。割麦子是苦活儿，父亲早早就备下了磨好的镰刀，清晨四五点钟便喊全家人起床。我们套上鲁西北的青驴，拉着地排车，带上一捆草绳，开始了一年一度

的麦收。清晨，麦秆还带着潮气，割起来不那么脆生。等太阳高过地头那棵白毛杨的时候，阳光热辣起来，后背灼烧起来，镰刀锋利起来，麦子便一垄一垄倒下，被束扎成捆，像战场上被缚的俘虏。我们将捆扎好的麦子整齐地装到驴车上，再爬上那一座麦山，扬着长鞭赶着驴子，威风凛凛地回到打麦场。

打麦场是在地头临时碾轧出来的一块空地。我小时候，村里一开始还保留着石碾轧麦的传统，后来便统一改用脱粒机了。人们向脱粒机里面塞着麦子，机器喷吐着黑烟，麦子卷扬着白烟，整个村子便被烟尘笼罩着，从夕阳西下，直到月上中天。第二日清晨，麦秸和麦粒分离，再看每个人，脸是黑的，臂膀是黑的，连鼻孔里呼出的气似乎都是黑的。孩子们躺在麦秸垛里睡着了，大人们喝着凉茶，吸着自制的烟卷，望着大麻袋一麻袋的麦子，像归乡的老兵看着他的战利品。那满身的尘土就是这岁月的勋章。

颗粒归仓还远不到时候。院子里、公路旁、屋顶上，都是麦子的晾晒场。在屋顶上晒麦子，最是折腾人。站在屋檐上，用桶将麦子运到屋顶，再薄薄地摊开，这是力气活儿，更是危险活儿。麦子在屋顶悠闲地吹着风，享受着上天的眷顾，就像婴儿晒着太阳补钙。天有不测风云，记得有一日下午，一团黑云陡然自西北滚滚而来，先是刮了一场大风，人们呼喊着“要下雨了，要下雨了”，纷纷奔跑着回家收麦子。可是，黑云不等麦子，狂风不等麦子，暴雨不等麦子。这阵骤雨冲刷着屋顶，麦子也像雨一样流淌到院子里，并顺着院墙下的阴沟，急匆匆地流到街上……

几道闪电，一阵暴雨过后，遥远的天边挂着一道彩虹。可是大家不看彩虹，只看沾满泥浆的麦子。全村的人都在沉默，我们成了麦子的俘虏。其实，千百年来，这样的沉默，在芒种，经常发生。



再后来，村里的人被麦子解放了。其实不是麦子解放了我们，是科技解放了我们。机器耩麦子，机器割麦子，商家收麦子，农民跟麦子的故事成了永久的乡愁。芒种的麦子，很“悠闲”地走到千家万户的餐桌上。

有一天，姐姐在家庭群里发了一段视频：无人机在翻滚的麦浪上施药。那拉风的姿态，那轰鸣的声响，让我想起往事，不禁泪目。

到了芒种，你会在某个早晨，开着车，在一块麦田旁停下，看一看麦子吗？

看到麦子，你是否想起了家乡，想起了那些诗意却艰苦的岁月，想起了那些史书上没有记载过的、与麦子有关的故事？

1990年的高考

○ 刘爱新

1990年7月，我参加了人生中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高考。

那时候，城镇户口和农村户口简直有着天壤之别。城里人不用做繁重的农活儿，每月拿着粮本购买大米、白面、食用油等必需品。在农村人眼里，城镇户口是那么高不可攀，而高考就是实现农转非的途径之一。

我从小就对学习感兴趣，成绩也比较好，家人都对我考上大学抱有希望。

那时大学招生人数少，我们冠县每年考上专科、本科的学生加起来不超过100人。在我之前，我们村几十年来通过考试跳出农门的人寥寥无几，特别是我们刘姓家族，还没听说过有谁考上大学，我有可能会成为第一个。

高考前的紧张复习开始了。我努力调整自己的心理状态，争取做到早睡早起。虽然说学校为照顾高三学生，晚上可以晚一点儿熄灯，可我从不敢睡得太晚。我心里有个粗浅的认识，觉得只有晚上休息好，第二天才会有精神学习，所以，每天晚上，我都是按时回宿舍休息的学生之一。

高考前进行了好几次模拟考试，我的成绩稳定在全班七八名，这样的成绩考上大学的可能性有，但不是太大。不过我也没有太多的焦虑，假如今年考不上，就复课一年。再说，班里只能考上几个学生，考不上的占大多数，所以即使考不上也不算太丢人。我抱着“谋事在人，成事在天”的心态，开始了最后的冲刺。

我们那时是高考前填报志愿，因为谁也不知道自己真正高考时发挥得怎么样，只能根据

自己平时的成绩预估着报。学校给每名同学发了一本填报志愿指导书，上面列明了各个院校的招生专业、人数。开始大家如读天书，因为那时信息闭塞，不要说上网，连报纸都很少看，很多大学和专业我们还是第一次听说，更不知道其办学水平和就业前景如何。好在，除了填报志愿指导书，还有一份各大学近三年的录取分数线一览表作为参考。因为感觉当年被录取的可能性不大，所以在填报志愿时，我也没太上心，随意填了几所学校。

高考前三天，学校要准备考场，也为了让我们放松一下，就给我们放了假。班主任李梓祥老师没忘给我们做思想工作，他说，考试这几天大家都别亏待自己，想吃点什么就买点什么，保持积极乐观的心态，这样才能考出好成绩。

高考正式开始了。那时的高考是在7月7日—9日这三天。我学的理科，语文、数学满分120分，英语、物理、化学、政治满分100分，生物70分，英语只有笔试，没有听力。考试时，我没有太紧张，也没感觉到题目太难。因为知道自己平时数学、物理成绩差，这

两科最后的几道大题估计做不出来，所以做数学、物理最后几道大题时，我没费太多脑筋，只用心把前面一些题做完了。

考试成绩要七月二十几号出来，得自己去班主任那里领成绩单。如果被录取了，通知书也会寄到班主任那里，不像现在直接快递到家。我去李老师家时，一看他的脸色，就知道自己考的成绩不理想。果然，他一边把成绩单递给我，一边对我说，今年初定的录取分数线是486分，你考了475分，不过每年录取工作快结束时，会有一次降分机会，你的成绩还有点希望。你可以做两手准备，先去复课班报上名，能录取就走，不能录取就复课，争取明年考一个好点的学校。

正如李老师说，8月底，果然降低了录取分数线，我被聊城师范学院地理系录取。紧接着，我的录取通知书到了，家人和亲戚朋友都替我高兴。父亲帮我办好了入学手续，我顺利进入大学学习。

后来听说，那一年冠县只有48名同学通过了高考这座“独木桥”。

